

【文化人物】

鲁迅在黄埔军校演讲始末

□周惠斌

6月16日,黄埔军校迎来建校100周年纪念日。1927年4月8日,鲁迅先生应友人邀请,来到黄埔军校(广州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),为近千名学生作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演讲,在风起云涌、惊涛拍岸的粤港,激荡出闪耀他思想光芒的时代声音。

1927年1月16日,鲁迅离开厦门大学,乘坐“苏州轮”,于18日午后抵达广州,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。一时间,广州各家报纸纷纷刊登消息欢迎鲁迅的到来。

彼时,黄埔军校留守政治部主任、中共党员熊雄读了报纸以后,便与政治部的同事孙炳文、刘弄潮商议如何邀请鲁迅到军校演讲。然而,联想到广州复杂尖锐的斗争形势,熊雄不无忧虑地指出,请鲁迅来演讲,会不会影响他在中大任教



广州鲁迅纪念馆中的鲁迅雕塑



上世纪20年代的中山大学

和人身安全?刘弄潮分析说,只要鲁迅同意,应该没有什么问题:“鲁迅是支持革命的。他赞成办黄埔军校,曾介绍他的学生李秉中报考黄埔三期。请他来演讲,他是不会推辞的。”(据熊巢生《熊雄是怎样邀请鲁迅到黄埔军校讲演的》)因刘弄潮1925年春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交通员,曾受李大钊指示多次拜访鲁迅,并有书信往来,所以三人最终决定,由刘弄潮出面邀请鲁迅。

1月25日,刘弄潮来到鲁迅寓所,寒暄后就把话题引到演讲事项上。鲁迅初闻之下略有顾虑,他说:“现在去,怕起不了多大效果。”当时北伐战争还在进行,时局颇为动荡,鲁迅刚到广州,左右两派都以各种原由设法接近并争取,利用鲁迅,各路人马络绎不绝,但鲁迅不愿受人牵制。因请柬太多,且源源不断,他索性将它们送至传达室,写上“概不赴宴”。这一阶段,鲁迅除参加校务会议外,或参加欢迎会,或应邀作演讲,忙碌不堪,几无闲暇时间。如3月15日,他在给李霁野的信中写道:“我太忙……从早十点至夜十点,都有人来找。”而在给李小峰的信中(9月3日)亦曾回忆说:“……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,原不过是教书。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……”“访问的,研究的,谈文学的,侦探思想的,要做序,题签的,请演说的,闹得个不亦乐乎。”

刘弄潮解释说:“黄埔同学,尤其是第五期,有许多是过去的大学生,都听过你的课。”他告诉鲁迅,这些学生入学前的文化水平比以往各期学生要高,政治大队的学生大都是政治水平较高的优秀分子,还有很大一批学生是国民革命军一至六军中的有文化的战士,又年轻又有思想。鲁迅听了后终于表示:“革命需要我,我就去,权在革命方面,不在个人方面。”

4月8日,鲁迅在“湖畔派”诗人、黄埔军校政治部教官、中共党员应修人等陪同下,来到黄埔军校本部礼堂,作了约两

个小时、题为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的演讲。

演讲一开始,鲁迅开宗明义地指出,在动荡时代,文学的作用并不显著:“这几年,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,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,都渐渐怀疑起来。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(指“三一八惨案”)罢,文禁也严厉了,我想:文学文学,是最不中用的,没有力量的人讲的;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,就杀人,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,写几个字,就要被杀;即使幸而不被杀,但天天呐喊,叫苦,鸣不平,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,虐待,杀戮,没有方法对付他们,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?”

随后,鲁迅从“革命时代与文学的关系”和“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”两个方面,旁征博引,深入浅出,分别论述了“为革命起见,要有‘革命人’,‘革命文学’倒无需急急,革命人做出东西来,才是革命文学”。“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,正是青黄不接”的时刻,现在正是到了民众携起手来,为打破一个“旧世界”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了。鲁迅继而又联系到社会现实,鞭辟入里地指出:“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,都是旧的,新的很少,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的影响……广州仍然是十年前的广州。”并进一步阐述道:“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,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,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,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。”演讲最后,鲁迅不失幽默地说:“我呢,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,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更好听得多似的。”听了鲁迅掷地有声、见解非凡的演讲后,台下近千名黄埔学生群情激奋,掌声经久不息……

鲁迅先生在黄埔军校的演讲记录稿,经誊录整理后,发表在当年6月12日出版的军校校刊《黄埔生活》周刊第4期。后来又经鲁迅修改,收录在1928年10月出版的杂文集《而已集》中。

(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)

【字说节气】

夏至的至,是什么至

□卢恩俊

夏至是我国先秦时就确立的四大节气(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)之一,后来逐渐成为重要的民俗节日,亦称“夏节”“夏至节”。

夏至的“夏”,最早见于甲骨文,后借指一年四季之中的第二季。古人云:“日北至,日长之至,日影短至,故曰夏至。至者,极也。”至,会意字。甲骨文中的至字,上为矢箭,下横示地。箭矢抵至地之形,“象矢远来降至地之形故也”,所射到的地方,表示箭靶,合起来像箭射于靶子之上,本义是“到达”,引申为“极”义。说起箭矢之“至”,最经典的是《史记》所载西汉名将李广冥山南麓打猎的故事:“广出猎,见草中石,以为虎而射之,中石没镞,视之石也。因复更射之,终不能复入石矣。”后来便流传成为“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”的至理名言。

而二十四节气中的“至”,说的是阴阳至极转换的节点,“二至者,寒暑之极。”正所谓“冬至一阳生,夏至一阴生。”按我国传统科学的解释,冬至起,阳气从地心向上走,夏至起,阴气从地心往上走,所以冬至是“阳生”,夏至是“阴生”。所谓夏至,其“至”包含几个“最”的意思:夏至是地球离太阳最远的一天,是远地日。所以,这一天是太阳相对地球最高的一天,是太阳相对地球的引力最小的一天,是地球自转速度相对最慢的一天,是太阳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。这几个“最”,点出了夏至节气的突出特点。

“昼晷已云极,宵漏自此长。”唐代诗人韦应物诗中的“晷”,是和“至节”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个字,“晷”的本义是日影。“昼晷”就是我国古时候利用日影来计时的计时器。早在周代,古人利用土圭实测日晷,将日影最长和最短的两天,分别定为夏至和冬至。中国的上古先民,测定夏至,还包括冬至、春分、秋分,测定的方法叫“立杆测影”,竖着的“杆”和丈量日影的工具,确定时间及方位的标准。据先秦《周髀算经》记载,上古先民最早是以自己的身体来测量日影变化的。通过与“晷”相关的另一个“晷”字,在甲骨文里左边是一个太阳,右边或者右上方是一个歪斜的人的形状,也能说明“以身测日”的史实。古人就是以太阳行经黄经90度,正在头顶,定为夏至,从而划分其它的节气的。

过了夏至,北半球各地的白昼开始逐渐变短,所以就有“吃过夏至面,一天短一线”的说法。而“夏至一阴生”之际,古人要以阴性的物质进行祭祀,以增强阴的力量,改变阳盛阴衰的结构,使之阴阳调和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载:“夏至日祭地祇,皆用乐舞,而神乃可得而礼也。”

同时,芒种刚过,新麦收获,正值早黍登场时,有的地方流行过节尝新的习俗。在南方,此时令尝新庆丰吃三鲜:地三鲜是苋菜、蚕豆和杏仁,树三鲜是樱桃、梅子和香椿,水三鲜是海丝、鲫鱼和咸鸭蛋。在北方这天吃面条,既可以尝新庆丰收,又可以讨一个长长久久的吉利,此俗延续至今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化学者、山东省作协会员,出版诗文集《无影之水》《写在大地上的飞翔》《生命的汉字》)

人文投稿邮箱:qlwbxujing@sina.com

【翻书所得】

辛弃疾的叠字“腰箍”

□翟广顺

有人说,习词最好从《采桑子》学起。一者双调小令,四十四字,上下阙各四句、三平韵,较长调简单、易上手;二者《采桑子》的中部重复使用相同的叠字,如同两道“腰箍”,省了不少事儿。殊不知,《采桑子》中部的叠字最考验词家的功夫,不只迭音、迭义,更要用复迭的字讨巧,既要接住上句的基调,又能宕开下句的神思,把词的意境“箍”在里面。

济南府的“词中龙凤”辛弃疾与李清照,都好叠字。李清照的《声声慢》,连用七组浅俗叠字入词:“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,凄凄惨惨戚戚”,可谓登峰造极,妙之毫巅。辛弃疾则以《采桑子》高频率的“叠腰”别立一宗,几乎到了逢填必架两道叠字“腰箍”的地步

“少年不识愁滋味,爱上

层楼。爱上层楼,为赋新词强说愁。而今识尽愁滋味,欲说还休。欲说还休,却道天凉好个秋。”这是辛弃疾落职赋闲江西上饶,在博山道中一壁上题的《采桑子》,时间当在淳熙八年(1181)被交章弹劾后,至绍熙三年(1192)出任福建提点刑狱之前。一生以恢复故土为志、以功业自诩的辛弃疾,闲居上饶带湖期间,面对风景如画的博山,却被一腔愁绪困扰。这位被笑称“大宋第一热血青年”的辛弃疾,少时不知道忧愁的滋味,喜欢登高远望,现如今尝尽了忧愁的滋味,想说却说不出。无疑,词中“爱上层楼”和“欲说还休”的知名度不亚于辛弃疾的名字。读者往往赞其“愁”,可词人怎一个“愁”字了得?综观两宋词坛三百年,文通武达,智勇兼资,既可在百万军中斩敌首级,又可挥毫上书朝廷长篇奏

疏,还能写出丰富多彩的词作六百余首,除了辛弃疾,还能有谁?

“此生自断天休问,独倚危楼。独倚危楼,不信人间别有愁。君来正是眠时节,君且归休。君且归休,说与西风一任秋。”《此生自断天休问》与《书博山道中壁》是同一时期作品,词中叠用“独倚危楼”和“君且归休”,词人心境与闲居现状形成了直接冲突,倏忽来去,在矛盾中展现英雄之悲。

“味无味处求吾乐,材不材间过此生”,辛弃疾在带湖改号“稼轩”。辛弃疾一生有两次闲居,这次带湖闲居历时十载,词人从仕宦角色逐渐回归自我角色。看咏梅词《丑奴儿·年年索尽梅花笑》:“年年索尽梅花笑,疏影黄昏。疏影黄昏,香满东风月一痕。清诗冷落无人寄,雪艳冰魂。雪艳冰魂,浮

玉溪头烟树村。”词人报国无门,身边又无知己,便找遍梅花,看她们微笑,与她们说说话。词人内心的孤独,只有孤傲零落的梅花能够共情。正是雪白艳丽的冰魂,犹如一束光,照进了词人落寞的世界。“疏影黄昏”与“雪艳冰魂”的叠用,是词人自我人格的书写展露。

文字忌重,但叠字入词,特别是《采桑子》的“叠腰”,美的岂止文字,更是一种耳目一新的意境美、音律美。这是辛弃疾区别于两宋词人隐逸词最为突出的特征,他写出了常人穷极一生都难以写出的百转千回。可怜“辛”“弃”“疾”之名,注定命运多舛,壮志难酬,他把整整一生的遗憾都“箍”在了里面。

(本文作者任职于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,文史专栏作家,研究员)